



地质春秋

李云德



地 质 春 秋

李 云 德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地质勘探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地质队深入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克服重重困难的找矿故事。作者以朴实的文笔，描绘了北国边陲的自然风貌，生动地记叙了勘探队员们的惊险奇遇和他们的光辉业绩，表现了几对青年的爱情纠葛。读者可以从拓业者的豪情壮志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也可以使自己的情操得到陶冶。

责任编辑：潘 漪 王鸿漠

地 质 春 秋

Dizhi Chunqi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7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 $\frac{13}{16}$ 插页 2

198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4,800

书号 10019·3738

定价 1.7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四个陌生人	1
第二章	古庙钟声	19
第三章	陌生人露面	41
第四章	踏破雪原	61
第五章	两个猎人	80
第六章	潜伏的裂痕	108
第七章	春燕迷雾	125
第八章	寂静的山林	142
第九章	新的发现	163
第十章	一支毒箭	185
第十一章	在棒槌岭	211
第十二章	雪梅出诊	233
第十三章	武断的决定	257
第十四章	快马追车	282
第十五章	急流勇进	302
第十六章	各怀心腹事	321
第十七章	受困在深山	343
第十八章	在艰难的日子里	363

第十九章	电闪雷鸣	384
第二十章	横眉冷对	407
第二十一章	铁峰夜奔	427
第二十二章	喜从天降	448
第二十三章	危险的交易	470
第二十四章	不安的早晨	494
第二十五章	拔草寻蛇	514
第二十六章	严重的步骤	535
第二十七章	林中追捕	558
第二十八章	风波再起	579
第二十九章	辨明真相	601
第三十章	炮声隆隆	623

第一章 四个陌生人

一九六一年三月，寒冷的北方，地上还铺着积雪，大兴安岭山区到处白花花一片。一辆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急驰，后面跟着一辆帆布篷的卡车。伴随着吉普车的马达轰鸣，从车内飘出一阵阵悠扬悦耳的笛声，在山谷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回声。

吹笛的是一个性格豪放，体格魁梧的小伙子，他就是地质普查分队队长贺铁峰。他穿一件老羊皮大衣，敞着怀，黝黑的脸膛，浓重的眉毛，两眼有神，长得挺英俊。去年普查分队在冒云山发现了国防工业急需的D矿，勘探了半年，结果因矿体零散，埋藏量少，没有开采价值，大队决定放弃继续在该地区寻找D矿，让普查分队去平顶山跟零二地质队抢占石灰石矿点。贺铁峰根据自己判断，认为在此地区可能找到有开采价值的D矿，因此建议继续寻找，局里支持他的意见，派来了总工程师朱子奇指导他们找矿，队长兼党委书记陆鹏也回到队里。他十分高兴，一路上吹着横笛，抒发着自己快乐的心曲。

总工程师朱子奇已经六十多岁，头戴皮帽子，身穿皮袄，竖起皮领子遮着半个脸。他脸膛削瘦，两鬓雪白，神色开朗，望着前方出神。近几年来他腿脚不灵活了，主要做些研究工作，很少进山，这次为了找国防急需的 D 矿，要亲自进山去勘查。他兴致勃勃地听着贺铁峰吹笛，不时回头瞧他一眼。

贺铁峰陶醉在自己的笛声里，眯着眼睛吹着。笛声从吉普车里向外飞扬……

车爬上了盘道岭，道路崎岖，车子一蹦多高，笛声断了。

陆鹏说：“你吹得很有水平，可以到剧院里去表演。”

贺铁峰哈哈大笑，把横笛往挎包里一插说：“我的笛子是在深山里练出来的，只能在山里吹，一上舞台就变味。”

“你要保持山野味，独创一种流派。”朱子奇说，“古时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钟子期说琴弹到好处，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意在高山，吹得高峰突起，意在流水，吹得溪水奔流。你的笛声就是达不到这种境界，也有知音的人，地质队员们就是你的知音。”

贺铁峰在老工程师面前有些拘束，冲陆鹏笑笑。

陆鹏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干部，八年前转业到地质勘探部门，在前进地质勘探队当队长兼党委书记。他为人正直坦率，在大跃进中坚持实事求是，被抓了典型，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队到省委党校去学习。学习不到一年，经过甄别，问题澄清纠正。局里本来想留他在局里工作，经过他力争，又回到前进地质勘探队。

盘道岭路面狭窄，坡陡路滑。路两边，时而是悬崖峭壁，时而布满树木，司机正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下山，忽然前边出现一挂爬犁，车无法停下来，于是鸣笛催爬犁快跑。拉爬犁的是两头高大的驯鹿，头上长着八杈角，肥得毛色发亮。驯鹿在山里活动，没有见过汽车，听到鸣笛惊得四蹄蹬开飞跑，爬犁唿啦啦象飞起来，颠得蹦蹦跳跳，拐弯的地方驯鹿也不拐，照直跑下去，跑着跑着，只见爬犁蹦了两蹦翻进雪窝里。驯鹿还要跑，被前面的树木给挡住，这才停下来。

陆鹏让司机在转弯处停下来跳下车去查看翻在雪窝里的人。

爬犁上共有三个人，赶爬犁的人有五十多岁，长瓜脸，山羊胡子，滚在雪窝里，弄得浑身是雪。他内穿鄂伦春长袍，外套皮袄，分不清是汉人还是鄂伦春人，跳起来怒气冲冲地嚷：“你们乱鸣啥笛，简直是故意捣乱，伤了人你们要偿命！”

另一个是个老头，眉毛、胡子都是白的，脸上颧骨突起，额上皱纹很深，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陆鹏等人。他穿着鄂伦春族长袍，脖子上裹着银狐尾的围脖，腿上盖着熊皮，是个鄂伦春族老人。他挥舞着两只胳膊，哇哇怪叫，可惜他叫喊了一些什么，谁也不懂。

雪窝里还有一个人，他被甩得很远，头撞在大树上，大概是撞晕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陆鹏奔过去，想拉他，不料，那人突然爬起来，哇哇叫了两声，照陆鹏当胸就是一拳，

打得陆鹏一溜趔趄，差一点摔倒。那人还不饶，从腰里拔出腰刀，追上前去举刀要砍。陆鹏在军队练过擒拿，见刀劈来，撤步一闪，刀劈落空，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叼住对方的手腕，夺下了腰刀。

“老乡，有话好说，别动手！”陆鹏后退了两步说。

动刀的人是个彪形大汉，穿着鄂伦春族袍子，浑身是雪，头被划破了，鲜血流在脸上。他瞪着眼睛，哇哇怪叫，那架势要跟陆鹏拚命，刀被夺去了，急得直转圈，寻找可以作为武器的东西。

贺铁峰见壮汉很凶，怕陆鹏吃亏，赶紧跑到他身边保护他。

朱子奇看壮汉动武，吃了一惊，想下车说话，让司机挡住。司机手里拎着扳子，也去保护陆鹏。

“你把扳子扔掉，回车里去！”陆鹏向司机挥挥手，把刀扔给了壮汉，“老乡，我们初次相遇，无冤无仇，不要动武！我们惊翻了你们的爬犁，实在抱歉！”

“很抱歉！”贺铁峰也有礼貌地说。

壮汉拣起刀，哇哇叫嚷，还拉着要搏斗的架势，看那样子是因为陆鹏空手夺刀，有些怯阵，光叫嚷没敢上前。

那位老者仍然怒发冲冠，不顾拍打身上的雪，哇哇叫喊着，又双手合拢向天祷告。

语言不通，陆鹏不知道两人叫喊些什么。爬犁翻了，下边就是悬崖峭壁，若不是有几棵树挡住，爬犁翻到悬崖下边，三个人就没命了。那个壮汉被撞痛了，头上流血，难怪

他们恼火。于是他和颜悦色地说：“汽车鸣笛惊了驯鹿，实在对不起。看看有没有伤着，后边车里有大夫，当场可以治，如果伤重，用小汽车送到县医院去治。”

陆鹏的话两人也不懂，还是怒气冲天。

贺铁峰想起赶爬犁的人会说汉话，便对他说：“坡陡路滑，汽车站不住，怕撞上爬犁，才鸣笛催。司机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想到驯鹿会惊得狂奔，让你们受惊了！我们的领导直向你们道歉，两位鄂伦春人可能不懂汉话，请你给翻译一下，消消火！”

“你们欺侮少数民族，拿人家性命开玩笑！”赶爬犁的人还在生气。瞥了那两人一眼，拍打几下身上的雪没有再说话。

陆鹏走到老者跟前，向他表示道歉，想帮助他拍打身上的雪，老者闪身躲开，对陆鹏仍然怒目而视。

卡车开来了，驯鹿看见了庞然大物，更加发毛，仰头竖耳，挣扎着还想跑。赶爬犁的死死拉住，贺铁峰也去帮助他拉，鹿惊得乱蹦乱跳。

这时，树丛里一声响动，跳出一条浑身一色黑的猎狗，冲几个人汪汪地叫。在人们一愣神的工夫，从树丛里走来一个老头。这老头脚登鹿皮靴，头戴黑貂皮帽，身穿一件没有挂面的羊皮褂子，腰间扎条宽布带，布带上掖着葫芦和子弹，手里提着猎枪，肩上背着十多只山鸡和野兔。脸膛紫黑色，长着花白的大胡子，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是鄂伦春族的猎人。

老猎人扫视了人们一眼，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又问了

问那个壮汉走，到老者面前。他取下一对兔子和一对山鸡送给他，跟他说了些什么。老者跟他讲些什么，两人似乎发生了争论。

贺铁峰和陆鹏听不懂，只是站在一边看。

赶爬犁的人稳住了驯鹿，才把眼光落在老猎人身上。

老猎人转过来，正好跟赶爬犁人的眼光相遇，他耸了耸眉毛，上下打量了一番。看样子他认识老者，不认识这个赶爬犁的人。

赶爬犁人似乎怕老猎人那双眼睛，脸上掠过一丝暗影，不安地避开了。

老猎人看出赶爬犁的人的不安，更加紧紧盯着他。

老者冲陆鹏等人又叫喊了几声，挥手让赶爬犁的人打发汽车开走。

陆鹏注意到老猎人和赶爬犁的人的神色变化，感到莫名其妙，便问赶爬犁的人贵姓，那位老者叫什么名字。

“咳，别罗嗦，快上车走吧！你没有看驯鹿直发毛吗？”赶爬犁人不耐烦了。

“你认识这位老猎人吗？”陆鹏又问。

“我不认识他。”赶爬犁的摇摇头，挥手催他道，“你们赶快上车走吧！”

老猎人又向老者说了些什么，鞠了一躬，又打量了赶爬犁的人一眼，招呼着猎狗，进树林里去了。

陆鹏无奈，只得再一次向老者道歉，招呼人们上车。两个司机都没敢鸣笛，悄悄把车开走了。

汽车顺着盘山道转了两道弯，就望不见那辆驯鹿爬犁了。陆鹏跟朱子奇议论起三个陌生人。

朱子奇对陆鹏说：“鄂伦春族长期住在深山里，受过汉族的气，有民族情绪。解放初我领人进山，就和他们发生过冲突，我们吃了亏，还受到当地政府的埋怨，只好撤出那一带深山。”

“现在不同了，鄂伦春人都定居了。”贺铁峰说，“政府做了消除矛盾的大量工作。”

司机转回头问贺铁峰：“你说赶爬犁的人是什么民族？”

“听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自然是汉人。”贺铁峰回答得十分肯定。

“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呢？”司机又问。

“我也弄不清。”贺铁峰叹息一声说，“咱们要是有人会说鄂伦春话就好了，这一带山区住的都是鄂伦春人，开展普查难免跟鄂伦春人打交道。”

陆鹏知道这一带人烟稀少，汉人很少到这里来，对待少数民族必须慎重。队里只有老地质工马长山跟鄂伦春人打过交道，准备让他先去摸一下情况。

笛声响起来，后边的卡车催着前车，前车加快了速度，不时惊得草丛里的鸟儿飞起来。

二

在带篷的汽车里坐着三个女同志，一个是医生唐雪梅，

一个是化验员潘良娣，另一个是贺铁峰的妹妹贺云。她们都是头一次进深山，一路上望着高山峻岭和苍茫的森林，都感到奇异、兴奋，方才见了驯鹿爬犁和鄂伦春人，更加惊奇。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司机叫徐老三，技术纯熟，专给活跃在深山里的普查队开车，只是爱酒如命，身边总是带个装满酒的水壶，走到哪里喝到哪里。天怪冷的，方才停车他光顾喝酒赶寒气，根本没注意那三个陌生人。听贺云和化验员潘良娣向他问这问那，不耐烦地嚷道：“姑奶奶们坐好吧，再吵我要把你们翻进沟里，你们就见不着对象了！”

他这一嚷很有效，两个姑娘立刻住了嘴。

沉默了没有两分钟，她们又谈起别的，最活跃的是贺云。她高高的个头，健壮得象个棒小伙子，圆脸盘，大眼睛，爱说爱笑，性格爽朗。穿着哥哥早发的旧皮大衣，戴着皮帽子，象个男人。她刚刚中学毕业，妈妈想把她留在身边，劳动局也准备把她留在城市里工作，她因为受了哥哥和朱春燕的影响，非要干地质勘探这一行不可。妈妈拗不过她，只好同意。她是头一次进深山，对山林景物感到新鲜，望着两边的山岭赞叹说：“看哪，山有多么高，森林有多么大呀！朱春燕说山里的石头，有许多是矿物质组成的，有些元素认识到了，有些元素还没有认识到，哪个山里都可能有贵重的矿藏。咱们是探宝者，嗨！干地质这一行有趣极了！”

“深山里有矿不假，不过当地质队员太艰苦。”女化验员潘良娣说，“贺云哪，有你呆够的那一天。”

“艰苦点怕啥。”贺云仰起头说，“高高的蓝天任鸟飞，雄鹰的翅膀是飞翔练硬的。搞地质这一行，辽阔的大地任我走，我这辈子要走遍祖国大地，要当工业尖兵，为国家开发资源。”

潘良娣看贺云的劲头很足，开心地笑了，说：“我知道你是受了朱春燕的影响。朱春燕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地质队里的一枝花，还可能成为你的嫂子。”说着，哈哈地笑起来。

“谁都那么说，可是不见实。”贺云说，“人家的父亲是专家，自己是念大学的，又那么红，能看上一个地质工呀！”

“你哥哥也不错呀，不单是干部，而且是个个伸大拇指的人。”潘良娣微微一笑说，“两人在一起工作好几年，还没有感情。你们家里的人都搞地质这一行，你再找个地质队员，将来就是地质世家了。”

贺云冲潘良娣努努嘴，不好意思地脸红了。

潘良娣咯咯笑起来，倚老卖老地说：“地质队缺女的，那些小伙子整年累月的在深山里转，跟石头、树木和飞禽野兽打交道，搞不着对象。你这一去呀，还不是香饽饽，你想不在那里找也不行。等着瞧吧！”

“真该死，还当大姐呢。”贺云轻轻推了潘良娣一把，不爱理她，扭头往外看。

两人谈得很热闹，年轻的女医生唐雪梅不搭言。她穿着皮大衣，裹紧了大皮帽子，戴个大口罩，系着大围脖，只露出两只眼睛，眼神有些忧郁，象有什么心事。

潘良娣见贺云不理她，女医生又是那副样子，只得安静地坐着。

潘良娣三十来岁，身材匀称，白净的脸上虽然有一小块黑痣，但不显眼，俊俏的眼睛很富有表情。她在地质部门工作六年了，在局化验室工作，这是头一次进山。这次进山，一方面是受朱子奇的影响，朱子奇是她姑父，姑母年老体弱，做家务事困难，她常去帮助，跟朱家关系处的较好。听说朱子奇要亲自跟前进地质队去找D矿，朱春燕也在那里，就响应支援地质勘探前线的号召，报名下队里去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她爱上了前进地质队的副队长兼副书记金克宁，是奔他去的。

她跟一般姑娘们恋爱不同，她在婚姻上有段辛酸的经历，是个已婚的女人，过了多年的独身生活，一旦有人表示爱她，她欢喜若狂。她热烈地爱着金克宁，金克宁长时间不回来看她，怪想得慌，就不顾一切地奔他来了。她想到很快就看见他了，心里感到甜滋滋的。这次进山要跟他谈好，早一点结婚，建立起小家庭，再生个孩子，过上美满的生活，她就心满意足了。因此，她心情畅快，一路上话很多，见两个姑娘不跟她谈，就轻声哼起歌儿。

贺云听她哼起爱情歌曲，扭回头瞥了她一眼。她不了解她内心的秘密，觉得她有些轻狂。她瞧瞧女医生，女医生始终一声不响，只露出一双大眼睛看着一切，觉得她太忧郁了。

女医生这次到队里来，有她自己的秘密，对谁都声色不

露。普查分队的技术员朱春燕在局里是个出名的人物，她羡慕她，尊敬她；分队长贺铁峰也是她尊敬的人。她关心这两人的爱情命运，知道潘良娣是个消息灵通的人，便打破沉默，问潘良娣两人的情况。

“他俩相爱是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小鸽子是他们的定情之物，要讲他们的恋爱故事呀，话可就长了。”潘良娣爱探听人家的私事，也爱做小广播，见唐雪梅问她，便神秘地卖个关子，瞥了贺云一眼，歪着头问唐雪梅，“你爱听吗？”

唐雪梅听说两人在十来年前就恋爱，还有个什么小鸽子觉得有意思，兴趣来了，便说：“你讲吧，我非常爱听。”

潘良娣略加思索，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贺铁峰的父亲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沈阳南站当装卸工。一九四八年深秋，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准备攻沈阳。他父亲为了取一份重要情报，一天早晨带上他，以卖菜为掩护，去跟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接头。敌人面临覆灭，人心惶惶，加紧法西斯控制，街上气氛紧张异常。贺家父子推着菜车，不时要叫卖几声。在一条胡同口，遇上个买主，他身后跟着个小女孩，就是现在的朱子奇和朱春燕。大人谈交易，贺铁峰从兜里掏出一对小鸽子。小鸽子见到了天日，高兴地挖掌着翅膀，咕咕叫，转动着小脑袋看人，特别招人喜爱。朱春燕看着小鸽子眼热，让爸爸买那两只小鸽子，贺铁峰不肯卖，急得朱春燕哭了起来。贺铁峰的父亲看小女孩可爱，哭的怪伤心，让铁峰把小鸽子给春燕。铁峰最听话，恋恋不舍地把那对小鸽子给了她。春燕破涕而笑，向贺

铁峰深施一礼，表示感谢。朱子奇也对铁峰有好感，约他到家里去玩。

贺铁峰的父亲领他去跟一位国民党军需官接了头，把菜给那人抱到楼上，取到了敌人的沈阳布防图，推车领贺铁峰回家。两人刚拐过胡同，见一群国民党兵包围了这座楼。那位地下工作者开枪射击，击毙了四个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敌人搜查一无所获，就怀疑卖菜的人把情报转移走了，派出一些便衣特务和大兵追到贺铁峰的家。他父亲想把情报送走，一出门发现门口有便衣特务，赶紧退回来，料定自己是走不脱了，只好把情报交给儿子，让他把小包送到陈相屯舅舅家里。贺铁峰揣起小包跳后窗逃走，哪知那里也埋伏着敌人，叫喊着要抓他。父亲急了开枪掩护，打倒了两个敌人。他跑进一个小院，听见家里枪声大作，担心爸爸的安全，站下来回头看。坏了，一个便衣特务领两个大兵追来，他撒腿又跑。

贺铁峰道熟，穿小胡同跑，左拐右拐，三个敌人追不上他。跑了半个多小时，看见早晨买菜人的家，翻过一道矮墙跳进院里。朱春燕正在院里追鸽子玩，看见贺铁峰跳进来，吃了一惊，忙上前问。贺铁峰说有国民党兵追他，让她藏起他来。春燕没有办法，领他去见爸爸。朱子奇听说有国民党兵追他，气不愤，便让春燕把他藏在他屋里的床底下，自己出门去应付便衣特务。因为他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接收大员，著名的地质工程师，那三个人不敢放肆，又没有实据，只好走了。贺铁峰在朱家住了一宿，听朱子奇讲开发矿